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/ 主译

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

图 | 文 | 链 | 接 | 读 | 本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

[俄] 米·阿·布尔加科夫 | 著 周启超 | 选编

布尔加科夫 中短篇小说选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俄罗斯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卷

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

（俄罗斯）米哈伊尔·阿法纳西耶维奇·布尔加科夫

《白痴》《罪孽》《狗心》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

布尔加科夫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（俄罗斯）米哈伊尔·阿法纳西耶维奇·布尔加科夫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 / 主译

布尔加科夫

中短篇小说选

[俄] 米·阿·布尔加科夫 | 著 周启超 | 选编

图文编纂 周启超 梁 坤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/[俄]米·阿·布尔加科夫著;
周启超选编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7.1
(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.图文链接读本/盛宁主编)
ISBN 978-7-5059-4866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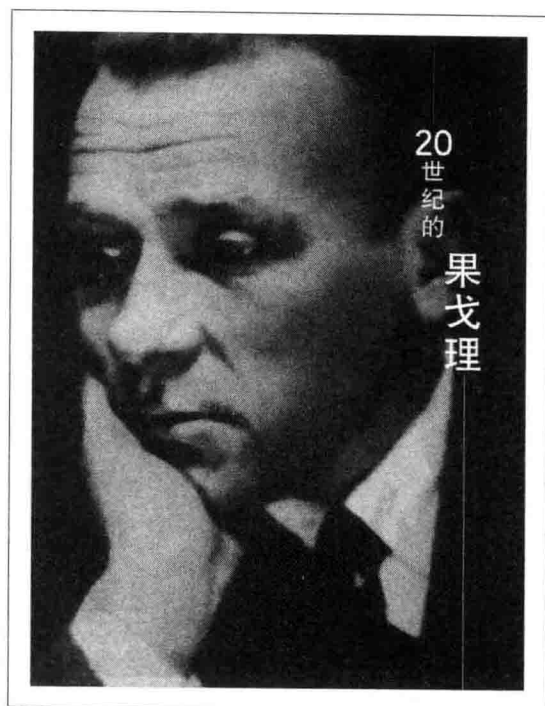
I.布… II.①米… ②周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
-现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俄罗斯-近代 IV.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60884号

书 名	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
作 者	[俄]米·阿·布尔加科夫
编 者	周启超选编
图文编纂	周启超 梁 坤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鄢晓霞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7.25
版 次	2007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4866-2
定 价	23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·图文链接读本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/主译

主 编 盛 宁
副 主 编 冯季庆 嫣 雨

《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》总 序

盛 宁

尽管有人断言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，人的“动感地带”已转到了网络游戏、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，高雅的“文学”已成为沉睡的过去。但我们仍然看到，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，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，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。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，“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。”看来，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“临照百世”的大智慧。

然而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、只相信“直觉”和“本能”的新新人类来说，要真正进入“文学”的殿堂，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因为“文学”殿堂的“入门”，是需要具

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。此言既出，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：“都什么年头了，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！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，只要我觉得好看、好听、好玩，那就足够了。”是的，“认知和审美判断”这一套说辞，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。但反过来，这岂不又证明，今天要进入“文学”的殿堂，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。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，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——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，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，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。而这种能力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、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。

那么，也许有人又要说了，即使我有意涉足于“文学”，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，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“拾到篮子里就是菜”嘛。的确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这就产生了“好中选优”的必要。我们这套《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》，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。当然，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，但是我们相信，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，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，准确而传神的译笔，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、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，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“开卷有益”。

《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》 选编者序

周启超

有人说，理想的文学应当“既是现实主义的显微镜，又是象征主义的望远镜”。米哈伊尔·阿法纳西耶维奇·布尔加科夫（1891—1940）的文学创作就堪称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显微镜与望远镜。它是现实主义的，还是象征主义的，抑或兼而有之，姑且存而不论。纵观这位作家的文学遗产，有一点已属举世公认：他对现实生活之精妙绝伦的“显微”艺术，他的故事文本中那丰厚凝重的“象征”蕴藉，的确达到了经典的品位。

这种显微与象征，在饮誉世界的长篇小说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中，获得了最为集中最为成熟的体现。在诸如《魔障》、《孽卵》、《狗心》这样一些篇幅较小的故事中，也有精彩而独出心裁的展现。尤其是对形形色色的“孽卵”之多姿多彩的写照，

着实耐人寻味，令人扼腕。

孽卵，孽生之卵，是造孽之恶果，也是造孽之发端。恶，丑恶，罪恶，邪恶，尤其是邪恶，成了布尔加科夫极力鞭挞的重点对象。孽卵便是布尔加科夫笔下种种邪恶的化身与象征。那个出任火柴材料中心站长，个头奇矮、肩膀奇宽、“脑袋活像一个巨大的鸡蛋模型”，“只会大声叱责、动不动就要开除人家”，竟将可怜的文书迫害致死的昏官卡利索涅尔，便是一种孽卵；那个浅薄无知、狂妄专横、急功近利、贪婪、盲目、蛮干，连鸡蛋和蛇蛋也分不清，就要在一个月之内振兴共和国养鸡业，结果“孵出”大量蟒蛇，造成巨兽横行，殃及四乡，危及京城的人为灾难的国营农场经理罗克，更是一种孽卵……在这里，布尔加科夫让讽刺文学的锋芒直射苏俄的妖孽！

然而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孽卵并不止于罗克、卡利索涅尔之流，那个“脑袋硕大得过人，其形状颇像一个推轮”、以其“天才的右眼”而发现了“奇诡的红色光束”的著名动物学家、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教授，何尝不是那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“直接肇事人”？这其中的“蜕变”与“裂变”，“变性”与“异化”，不是也发人深省吗？科学发现之箭一旦失控之后，人类将如何生存？失落了人道主义目标的“赤裸裸的”科技进步，在给人类造福之同时，会不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？学者的智慧甚至科学本身的运行一旦脱离开道德生态轨道，又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收拾的悲剧景观？看来，布尔加科夫用心写照的“孽卵”，不单指邪恶之人，还涉及邪恶现象，他将果戈理笔下的怪诞文学弘扬开来，他不仅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小人物在专制与极权的“魔障”中如何被毁掉，而且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型的、怪诞的因而能量巨大的“孽卵”——诸如对科学技术的粗暴与迷信，对自然法则的践踏与僭越，以及由此而滋生的“狂热”与“冒进”——予以及时的捕捉与超前的抖搂。

布尔加科夫对孽卵的显微，不仅仅基于一种对当下现实病态社会的忧患意识，而且还立足于那种放眼于全人类命运的更深远更博大的“终极关怀意识”。众所周知，“卵生情结”乃是整个宇宙创生的隐喻与象征。据专家推论，中国的盘古在“天地混沌如鸡子”中孕育，印度的梵天大神在金蛋中产生，希腊的宇宙大神之子与其母也产下大鸡子才造出了大地……整个宇宙的创始也是一段只不过放大了的一些卵生故事。（《神话寻踪》，廖群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版第32页）布尔加科夫之所以对形形色色的“孽卵”如此关注，既是同他生活与创作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相关联的，更是与他对新世界对新社会对新人的理想相关联的。在“生命之光”、“新的生命之光”被“不可替代”的“天才”发现之际，在大大小小的罗克们、卡利索涅尔们——粉墨登场成为新世界的主人之际，布尔加科夫这类奇诡的故事乃是“机智巧妙的”（高尔基语）的警世之作！这里有形而下的讥讽，更有形而上的思虑。如今，会心的读者自可从这些故事中识读出那股强烈的反乌托邦的意味。还是布尔加科夫的一位同时代人的阐述一针见血：“活生生的文学，依靠的不是对昨日的回忆，也不是对今天的描写，而是对明天的意识。这是爬到桅杆上的水手，——可以看到远处的沉船、冰山、贼船，那是在甲板上还看不清楚的。”“如今在文学中，需要那种坐在飞机上站在轮船的桅杆上的广阔视野，需要提出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：‘为了什么？将来会怎样？’”（叶·扎米亚京：《论文学、革命、熵及其他》，载《叶·扎米亚京文集》，莫斯科，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）

布尔加科夫正是这样一位关注着“远处的沉船、冰山、贼船”的水手；以其魅力独具的故事在诉说着一些“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”。他的文学世界正是那种既“显微”又“望远”的、活生生的文学胜境。



目 录

魔障 001·····	周启超 译
孽卵 051·····	周启超 译
吗啡 151·····	周启超 译
乞乞科夫的奇异经历 199·····	周启超 译
一条绣着公鸡的毛巾 223·····	何芳 译
红色冠冕 243·····	李冬梅 译
回忆 253·····	李冬梅 译

魔 障

周启超 译

一、二十日发生的事

在那个年月里，所有的人都在从一个单位“跳槽”到另一个单位，柯罗特科夫同志却在“火材中基”（火柴材料中心基地）踏踏实实地当一个正式在编的文书，已在这里供职整整十一个月了。

在“火材中基”安顿下来适应一段之后，温存、文静、头发淡黄色的柯罗特科夫完全摒弃了这样一种成见，即在这人世间还存在着所谓命运的变幻无常，相反，倒是在自己心中培植起这样一种信念：他——柯罗特科夫——将在这个基地供职直至他在这地球上的生命终结。然而，悲哉，结果完全不是这样……

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，“火材中基”的出纳员戴上他那顶令人恶心的、带有耳罩的棉帽，将那张有彩色条纹的拨款单塞进公文包里，就乘车走开了。这是上午十一点钟的事儿。

午后四点半才回来的出纳员整个人都被雨水淋透了。赶回来之后，他先是把棉帽上的雨水抖了抖，把棉帽放在桌子上，再把公文包放在棉帽上，然后说道：

——请别往这儿挤啦，诸位。

接着，他不知怎么在桌子里摸了一阵，走出了房间，一刻钟过后，他拿了一只偌大的、脖子已被扭起来的死鸡回来了。他把这鸡放到公文包上，用自己的右手按住这只鸡，然后开口道：

——不会有钱的。

——明天呢？——女人们异口同声地嚷起来。

——没有，——出纳员晃起脑袋来，——明天也不会有，后天也不会有。请别往这边钻啦，诸位，要不然，你们，同志们，都要把

我的桌子给掀翻啦。

——怎么啦？——大家全都嚷起来，其中也有天真的柯罗特科夫。

——公民们！——出纳员用他那副哭腔慢吞吞地说起来，并用胳膊肘推了推柯罗特科夫，——我这可是在提出请求哩。

——怎么能这样呢？——一个个全都叫嚷道，而比所有其他的人嚷得更响亮的，便是这个爱逗笑的柯罗特科夫。

——喏，请看吧。——出纳员声音嘶哑地嘟囔道，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拨款单，将它出示给柯罗特科夫。

出纳员那脏兮兮的指甲所捅戳的那地方，用红墨水斜着书写着这样一行字：

发放。苏鲍特尼科夫同志。——谢纳特代

在其下方，则是用紫墨水书写的一行字：

没钱，伊万诺夫同志。——斯米尔诺夫代

——怎么回事？——柯罗特科夫一人嚷了一声，而其余的人则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直向那出纳员扑过去。

——哎呀，天哪！——那一位张皇失措地抱怨起来，——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。我的天哪！

他急急忙忙地将拨款单塞进公文包，戴上帽子，将公文包往腋下一夹，挥了挥手中的那只鸡，叫了一声：——请让个道儿！——只见他在活生生的人墙中冲开了一道缺口之后，便消失在门洞里了。

紧跟在他身后，带着吱吱的响声而逃出去的，是那位面色苍白的女登记员，她穿着一双又尖又瘦的高跟鞋，刚跑到门口，左脚上的那只鞋后跟就发出一声咯吱的断裂声而脱落下来。这女登记员打了个趔趄，抬起了脚，脱下了那只鞋。

于是，光着一只脚的她，以及所有其余的人——其中也有柯罗特科夫，便在这房间里滞留下来。